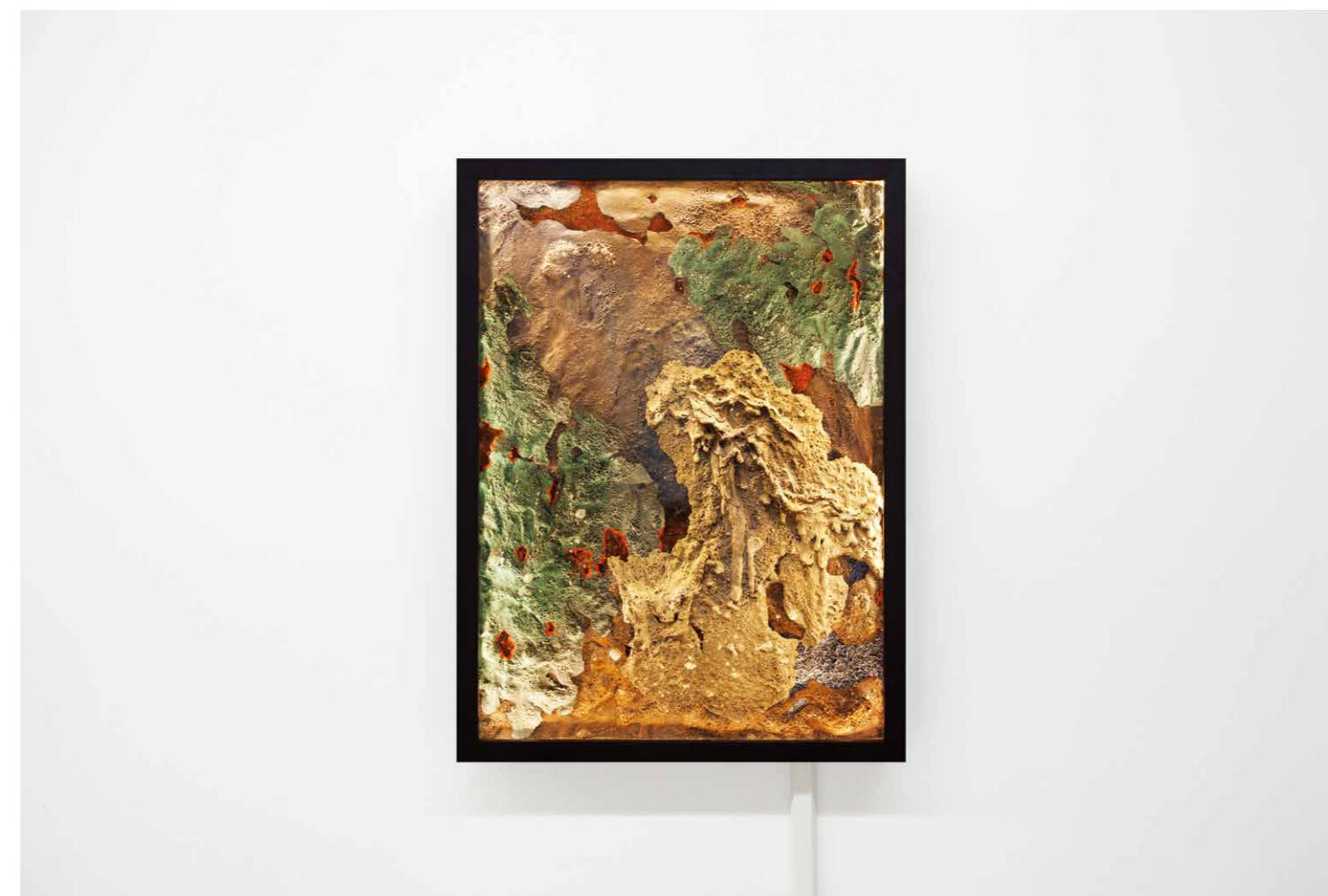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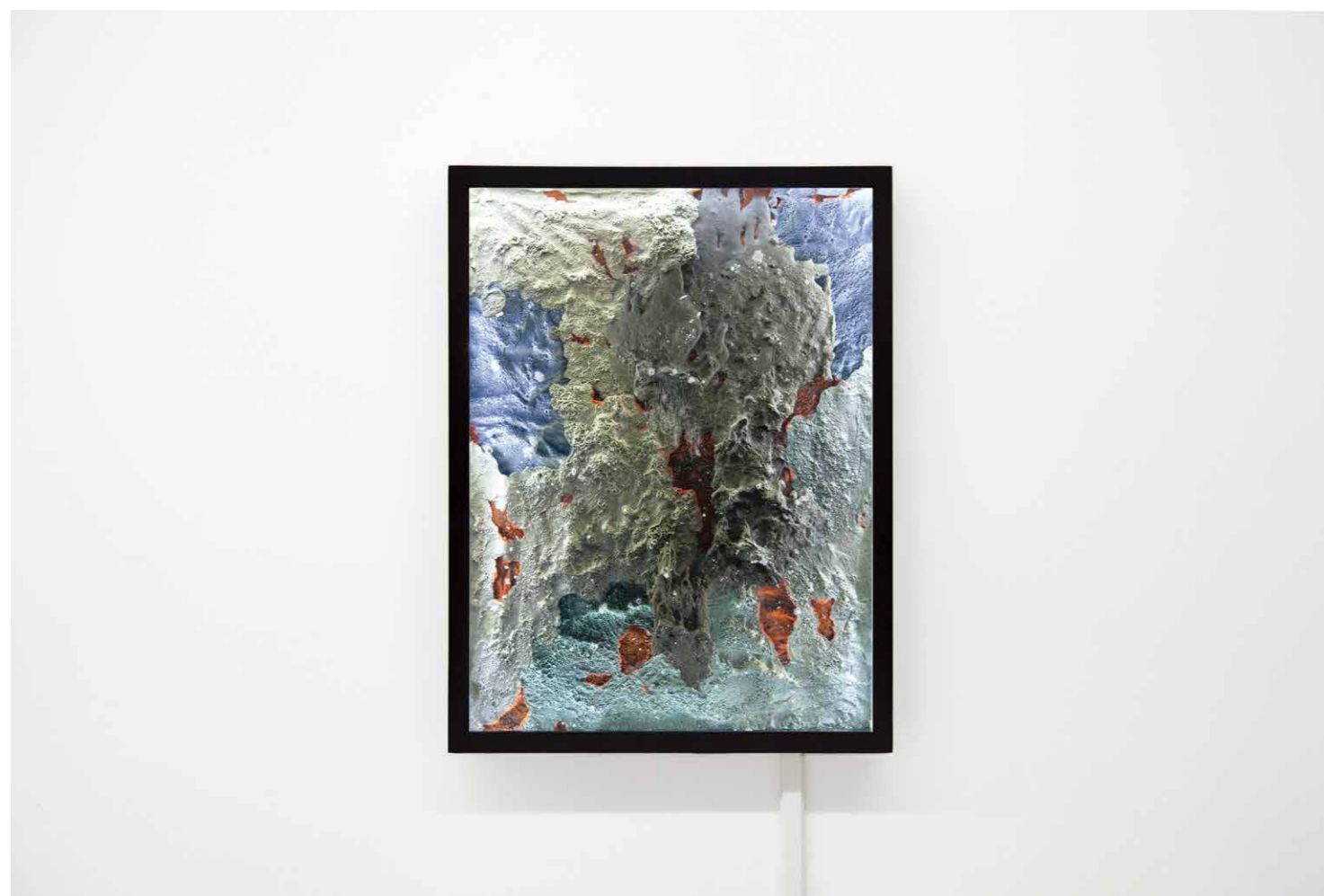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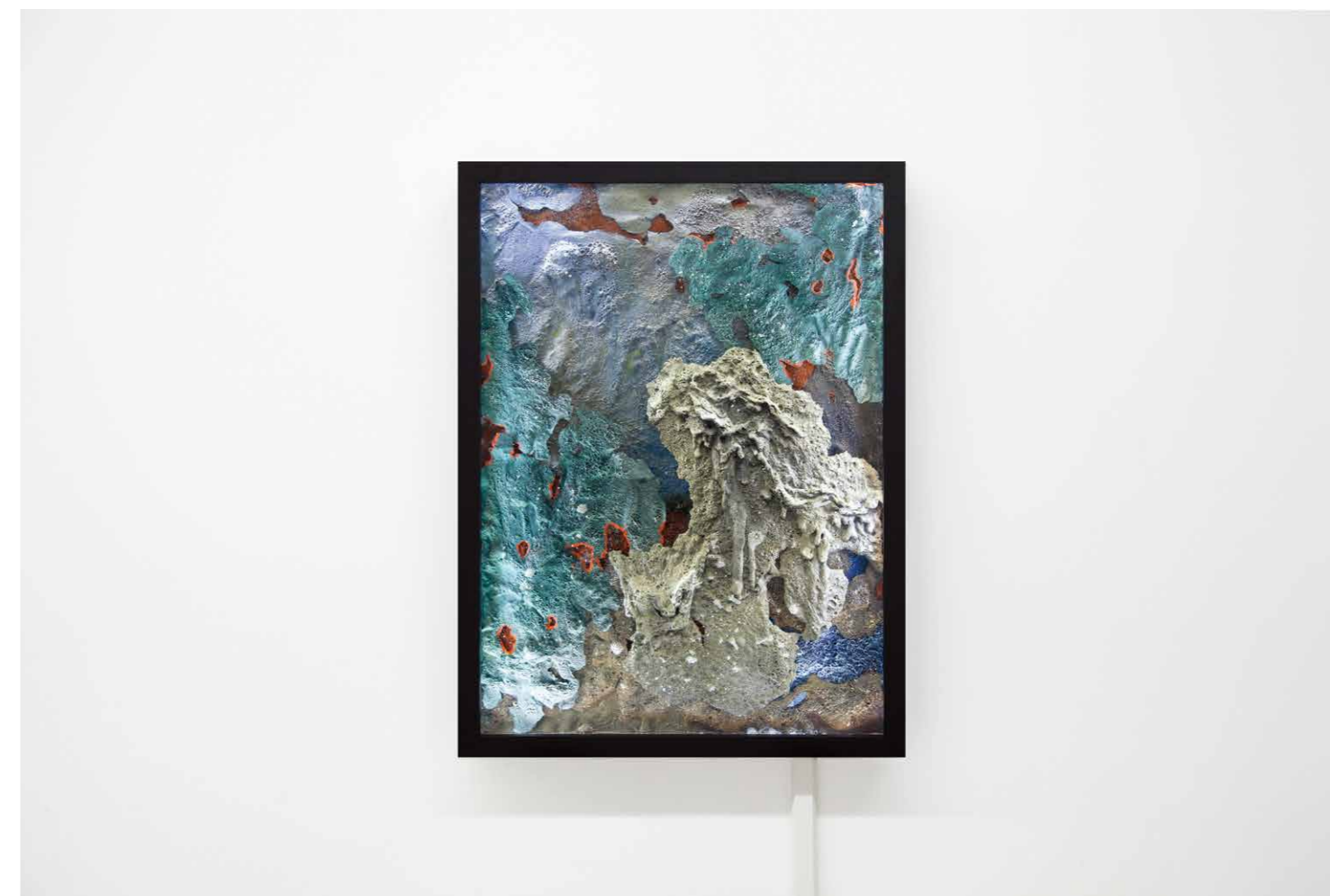


藝術新貌 每月一面

當一切死寂 陸浩明

Text By Samwai Lam
Photo courtesy of the the artist and de Sarthe





ANDREW LUK, HAUNTED, SALVAGED, 2020, EXTRUDED POLYSTYRENE FOAM, PAINT THINNER, EXPANDING SPRAY FOAM, CEMENT, CONCRETE, STAINLESS STEEL MESH, STAINLESS STEEL, STEEL, STEEL WIRE, POLYURETHANE, SEA GLASS, ROTATING MOTOR, UV RESIN, AEROSOL PAINT, NYLON, 370 X 856 X 496 CM

陸浩明



“EVERYTHING TAKES TIME. BEES HAVE TO MOVE VERY FAST TO STAY STILL.”
—— DAVID FOSTER WALLACE

操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的陸浩明 (ANDREW) 於 2010 年畢業於新英格蘭藝術與設計學院 (NESAD)，獲藝術學士學位。同年，亦獲得了薩福克大學的文學士學位，主修歐洲史。爸爸是香港人，媽媽是美國人，「我在香港長大，直至中學之前，都是讀本地普通學校。中學的美術老師啟發我對藝術的興趣。家人不太支持我讀藝術，認為沒特別多出路、前途。所以大學時，我既讀藝術，也讀歷史。」

乍聽之下，好像是正常不過，然而歷史不也屬於「無用」、「非實用性」科目麼？ANDREW 點頭同意，補充：「我爸是讀歷史，做學術的。他也不知道沒『用途』，但起碼是藝術之外的另一個學科。」ANDREW 於 2012 年回港。回港前，他幾乎丟了所有過往具像作品。大學畢業至回港那兩年做了什麼？「畢業後我留在美國做 COPYWRITER，那時經濟很差，我的朋友在新聞、政治系畢業都找不到相關工作，他們去了沖咖啡、在酒吧工作。相對地，我在辦公室找到工作，情況好像好一點，但實質上很不快樂，大家對工作沒多要求，對前途沒有出路。」有想搬去紐約嗎？ANDREW 果斷地搖頭：「沒有，一來生活費很貴，二來我在紐約很少朋友。況且，人人都想做藝術家，紐約好像有 5000 個『自己』，競爭很大。」回港後，ANDREW 曾在畫廊做實習生、教畫、在大學做 TA (教學助理)……「我是想做藝術家的，但全部人都跟我說不可能，所以就不停試其他工作，再做創作。」

ANDREW 喜歡看書，小說、哲學、理論書都看。他喜歡的科幻小說家 PHILIP K. DICK 提出一個叫 KIPPLE 的概念，那是小說家自創的字眼，大致是所有東西都像膠狀一樣，再沒有任何分野。ANDREW 這樣解讀：「KIPPLE 也是關於所有物質和文化的均等化，不僅是高文化和低文化的界限消失，也是專家和新手、事實和觀點之間消失。我們通常在互聯網文化看到這一點。於我而言，KIPPLE 不是一個道德制高點 (MORAL HIGH GROUND)，而是不可避免，而且令人恐懼的局面。PHILIP K. DICK 把 KIPPLE 的情況描寫得很細膩。」ANDREW 的作品《地平線掃描》系列如同從高處往下走，什麼都混在一起的城市光景。

由此，我從 ANDREW 分享的互聯網科幻字典，再看一次 KIPPLE 的意思。KIPPLE 出現在 PHILIP K. DICK 的小說

《銀翼殺手》(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裡，KIPPLE 是無用的東西，像垃圾郵件、口香糖包裝紙等，可怕的是 KIPPLE 趁人們不注意時會自我繁殖，最後是愈來愈多，侵佔一切。如此看來，KIPPLE 大概含有熵 (ENTROPY) 和資本主義的概念元素。熵 (ENTROPY) 是個難懂的概念，首先我們要明白什麼是熱力學第一定律——在一個封閉系統的總能量保持不變，以及「熱力學第二定律」，表述熱力學過程的不可逆性——孤立系統自發地朝著熱力學平衡方向——最大熵狀態——演化。「熵增加原理」有一個絕望的規律，它預示人類、地球乃至宇宙的最終命運就是走向「熱寂」。

假如資本主義是一個無可抗拒、無法逆轉的情況，資本主義的膨脹導致大量生產無用東西 (KIPPLE)，由於 KIPPLE 擁有自我繁殖的能力，以致世界最終出現 KIPPLIZATION。推論下去，由資本主義產生的 KIPPLE 不但模糊所有東西的邊界和界限，亦指涉我們的世界充斥著垃圾。

KIPPLE 的邏輯豈不是與 ANDREW 提起的法國思想家 PAUL VIRILIO 有同一個關注點？其中，VIRILIO 的一大學說便是揭示速度拜物教 (SPEED FETISHISM) 對城市、美學甚至身體帶來的改變與衝擊。不難想像，我們在競速的空間 (DROMOSPHERIC SPACE) 下，對四週的世界的認知變得單向。VIRILIO 預視的結果和 KIPPLIZATION 有異曲同工之妙。ANDREW 的《產物，殘物》是個巨型懸掛式移動裝置，懸掛裝置的鋼支上掛著大小不一，凹凸不平，由雕刻和腐蝕的聚苯乙烯製成的球體，恰如爆炸的荒涼場景。

ANDREW 成長於互聯網資源共享的年代，他在大海似的網上分享平台發現了凝固汽油，開始運用將之融入創作。發泡膠結合汽油就能成為膠狀，可燃性極高。《地平線掃描》系列中，ANDREW 運用經過凝固汽油燒灼的布，並與木頭和銅版等材料小心拼貼，浸沒於樹脂裡，再花數天進行打磨，多個層次的材料隨之產生視覺變幻，形成了一幅幅抽象的風景畫。「你可以說是抽象，同時也像高空鳥瞰圖，也可以說成一切壓成平面。」《壓縮記錄》系列則把一切有形的，壓縮成小型平面鋁板，平面上留有凹凸紋理，兩個系列的作品，同樣回應 ANDREW 對 KIPPLE 的解讀——所有東西界限的消失。「我覺得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是時間的過程 (PROCESS OF TIME)，任何事與物都會枯萎、消失。」《脫俗儒雅的化石堆》就是融成一團，難以分彼此的通訊器材成化石，疑似一個再無人類的狀況。在什麼都會死寂的情況下，那做創作，以至任何事還有意義嗎？ANDREW 舉目前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展出的《迴聲和唱》為例，這組作品分別以鹽磚、紅銅、冰、炭打造成界石的模樣，嘗試記錄人類的經驗，抗衡歷史。做創作也算是把物種文明保存的方式之一，至少是延長死寂的來臨，或許，我們奢求的不過如此。



ANDREW LUK, RARIFIED FOSSIL HEAP, 2018, CONCRETE, STAINLESS STEEL, 107 X 50 X 37 CM